

戰後台灣古典詩的觀察與商榷

文／黃哲永
古典詩人、藏書家

本文以「戰後迄今之詩社」、「詩人聯吟大會」、「詩學傳承」，以及「觀察與商榷」四個面向，呈現古典詩在台灣戰後的推展概況。藉由台灣文學館策劃的「戰後臺灣古典詩特展」，暨《增訂臺灣漢語傳統文學書目》出版在即，筆者冀望能夠予大眾一窺詩壇之門，共勉充實精進，承先啟後，繼往開來，讓台灣騷壇能以堅定的傳統姿態，迎向新時代的考驗。

壹、戰後迄今詩社簡述

台灣詩社之初始，遠溯明末沈斯庵（光文）所創的「東吟社」。清末唐景崧主政台灣時，經常邀集屬僚，進行文酒之會，並組「牡丹詩社」，一時人文蔚起，詩風昌盛。

日人治台期間，為籠絡台地士紳，除「揚文會」活動之外，亦容許組織詩社，並常由官方舉辦全島詩人大會，於是台澎詩風大盛。1924年連橫〈臺灣詩社記〉的記錄有66社。迨至1960年《臺灣文獻》第11卷第3期，刊載賴子清撰〈古今臺灣詩文社（二）〉一文，揭載台灣詩社計得244社。由此數據，可以推知戰前與戰後初期，為台灣古典詩最昌盛的高峰期。時間推展到1985年仍有60餘社。

1985年前後，耆宿日漸凋零，後進培植不易，因而地區性的詩社，大多僅剩數人，當時詩人因應之道，即是糾合同志，以縣市為單位，成立縣市級的團體，名稱亦不稱作吟社、詩社，一般皆稱為某某縣（市）詩學研究會，或作某某縣（市）國學研究會。例如嘉義縣沿海地區，戰前、戰後即有岱江吟社、石社、樸雅吟社、白水吟社、鯤水吟社、江濱吟社等，其中之零星社員，共同於1985年合併成立嘉義縣詩學研究會。此後這些詩社，就停止活動，恐成為歷史名詞矣。可喜的是仍有地方志士，排除萬難，積極挽救詩社之命運，以冀弘揚詩教；例如朴子市公所和梅嶺文教基金會，為培育詩壇新秀，終於在2011年將樸雅吟社復社。

筆者整理2010年以迄今日，仍有活動的詩社如下（由北到南排列）：基隆詩學會、基隆同復詩班、古雞籠詩學社、瀛社、天籟吟社、文山吟社、臺北澹社、鼎社、瑞芳詩學會、貂山吟社、龍山吟社、松社、蘆竹詩學會、桃園縣以文吟社、新竹市龍風樂府、新竹竹社、苗栗縣國學會、綠川漢詩研究會、太平烏榕頭詩社、空大臺中詩學會、彰化縣詩學研究協會、彰化縣國學研究會、彰化縣興賢吟社、彰化縣文開吟

社、彰化縣香草吟社、南投縣國學會、藍田詩學研究社、玉風樂府、登瀛詩社、雲林縣傳統詩學會、嘉義市詩學研究會、嘉義市社大詩學班、嘉義縣詩學研究會、樸雅吟社、臺南市國學會、鯤瀛詩社、白河玉山吟社、慶安詩社、高雄市詩人協會、高雄市詩書畫學會、鳳岡詩社、林園詩社、澎湖西瀛吟社、宜蘭仰山吟社、花蓮洄瀾詩社、台東寶桑吟社、中華楚騷研究會。

詩社的成立，旨在以文會友，共同宏揚大雅，鼓吹騷風。其活動方式，有各詩社的例會與區域性詩會（多社聯合的詩會），或全國性的詩人聯吟大會。

所謂的例會，通常以社員輪值的方式，擇一日於某地舉開，一般情況亦常邀請他社詩友共襄盛舉。

所謂的區域性詩會，通常以台灣劃分為中、南、北、東部，例如：「101年嘉雲暨中南部縣市詩人大會」、「壬辰年秋季中部四縣市聯吟大會」、「澹竹蘆三社聯吟會」等。

至於全國性的詩會，已有愈來愈興盛的情況，最近每年甚至多達十場左右，堪稱盛況空前。

貳、「詩人聯吟大會」實況報導

一般社會大眾，乍見報紙報導「全國詩人聯吟大會」，多數人會望文生義，認為「聯吟」就是分別上台吟詩，其實所謂「聯吟大會」是作詩比賽的俗稱。它的流程，大概可分三個階段，其一、作詩比賽，其二、詩友聯誼，其三、放榜領獎。

第一階段自報到開始，面交課題詩（大多是七言律詩），若早已截稿郵寄給主辦者，通常會先放榜，所以報到領取資料後，則先去看榜，看看自己的詩作有否入選？之後大會正式開始，主辦者、長官、貴賓致詞，行禮如儀，接著是作詩比賽，這首詩稱為次唱（大多是七言絕句）。

一般人都把現場作詩比賽稱作「擊鉢詩」，也都了解這項比賽必須遵守限題、限體、限時、限韻的四個原則。現今為求詩意的多樣化，大多已改為不限韻。

拈韻的方法，是由大會準備一個類似廟宇的籤筒，內置三十枝籤，分別書寫平聲的三十個韻目，大多會請一位女詩人，在籤筒內抽一枝，看是何韻？另有較簡便之法，即是任意取一書，公開聲明隨意翻開，以某行的第幾字作為韻腳，如果是仄聲字，則再翻，直翻到平聲字為止，該字屬何韻，就以該韻作詩。

一切的規則確定後，聘請左、右詞宗二位，由招待人員帶至一人一間的闈場，直到評定甲乙之後才能出關，任何人都不能接近此處，以表明公平、公正，絕無任何舞弊的可能。

接下來參賽者或好友、或師生三五成群，各自尋找位置，盤踞一方，冀能文思泉湧，寫出傳世之作，這才是最主要的重軸戲。

截稿時間逼近，各地騷壇大老、一代宗師之旁皆眾星拱繞，請求幫忙推敲潤飾，盼能達到字字珠璣，奪得佳績。交稿後，工作人員須以複寫紙謄寫，各送交一份給左、右詞宗評選。

交卷之後，即進入聯吟大會的第二階段，此刻最是輕鬆閒適，但見人人談笑風生，或展示自己的傑作，或品賞他人的佳篇。各地詩友也紛紛上台吟詩，自娛娛人。接著晚餐吟宴，佳餚美酒紛呈，大啖小酌，歡樂無比。

大會最後階段的壓軸好戲即是「臚唱」，所謂「臚唱」就是放榜，分別揭曉左、右詞宗所選的入選佳作，若是各選一百名（全國聯吟大會的詩作，常常超過三百首，錄取一百名並不為過），則由第一百名（又稱為「殿元」）唱起。所謂的「唱」，即是朗誦該詩末二句，台下詩人則舉手「認詩」，由大會遞送獎品。但名詩家自是不必說出姓名，服

務人員皆能認得，會在詩卷上寫下名字，新手詩人就須自報姓名，如常參加聯吟大會，又常得獎，自會晉身名詩家之列。這種「認詩」的方法太費時，今已改為交稿時，服務人員即編號碼、造名冊，臚唱時即直接唱名。

當臚唱到剩下最後三名，入選第三名的稱為「探花」、第二名「榜眼」、第一名「狀元」時，此刻高潮迭起，「狀元郎」出現時，全場鼓掌歡呼。在此最高潮之時，大會圓滿結束。

參、詩學傳承

筆者濫竽詩壇由少壯而至今垂垂老矣，詩會中，最常聽到老一輩詩人的一句名言：「阮轉去了後，詩壇就無人囉！」當年初聞此語，頗有同感，及今思之，不禁啞然失笑！君豈不聞，清趙翼有名句曰：「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領風騷數百年。」目睹當今詩壇盛況，不禁欽佩古人真知灼見，不我欺也！對於詩學的傳承發展，代有能人開山立派、設帳授徒，在此應可從兩方面說起：

一、學院中的教學

戰後初期的過江名士與島內賢達，精通詩文者常被聘於大專院校，講授「詩選及習作」的課程，偶有成果亦嘗結集付梓。其中就筆者收藏得以見證者，臚列於下，以見一斑：

- (一) 成功大學中文系53年班級會編印：《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學生詞選》，尉素秋指導，1964年。
- (二) 成功大學中文系54年班級會編印：《成功嶺夏日雅集詞》，尉素秋指導，1965年。
- (三) 靜宜文理學院國學社印行：《靜宜窗課》，孫克寬指導，年代不詳。
- (四) 中興大學中文系第二屆同學編印：《新蟬三集》：明允中、弓英德指導，年代不詳。

(五) 中興大學中文系第三屆同學編印：《新蟬集》，孫克寬、弓英德指導，1970年。

(六) 淡江夜間部中文系編印：《淡江夜課吟集》，楊向時指導，年代不詳。

(七) 文化大學城區部中文學社出版：《望月集：詩詞曲選集》，林明波、尤信雄、鄭向恆、楊向時指導，1981年。

(八) 臺灣大學望月詩社刊行：《望月》，蔡璧名指導，1999年。

(九) 1972年起，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出版《辭章習作選刊》、《藝文習作集刊》多期；國文學會出版《文風》多期。

當時除了各校國文系、中文系學生習作之外，1968年成立的「中華學術院詩學研究所」，凝聚海內外詩家、詩學專家二百餘人，出版《中華詩學》期刊；1983年成立的「陳逢源先生文教基金會」，於該年起，至2002年止，每年舉辦「中華民國大專青年聯吟大會」，對於獎掖後進，不餘遺力。

二、民間的傳承

私塾是戰後初期詩人的培育場所，一般認為台灣的私塾教育，終止於1968年全面實施九年國教之時，其實，在之前即已式微。

日人治台期間，全面實施現代式的學校教育，早期尚有漢文科的課程，然不足以培育詩人，末期全面停止漢文進入學校，甚至取締民間私塾，當私塾進入地下化之後，詩人的來源更是中斷。及至終戰初期民間私塾大興，戰後第一代詩人，大抵為此時所孕育。

在賴子清〈古今臺灣詩文社（一）、（二）〉文中，對於台灣戰前、戰後，大力推廣詩學的人士，已多有著墨，此不贅述。

至於最近較為傑出的中青代詩人，其出身場所

大別有二，其一為文教基金會、社區大學、鄉鎮市公所等機關團體所舉辦者，例如：

- (一) 嘉義縣朴子市公所與梅嶺文教基金會，大力扶持樸雅吟社復社活動。
- (二) 嘉義市社區大學開辦「臺灣語文研習班」學習詩文。
- (三) 二林鎮公所長期獎助香草藝文社。

其二為個人講學，目前這些宗師巨擘分布在台灣各地，或在其個人宅第，或在受聘的場所講學，據筆者訪問所及，由北至南計有：

- 基隆：陳祖舜、蔣夢龍、邱天來、王前。
- 台北：黃冠人、林正三、楊振福。
- 新北：嚴素月、張錦雲。
- 桃園：鍾常遂、吳餘順、陳國威、林鎮茁。
- 新竹：蘇子建、蔡瑤瓊、武麗芳。
- 苗栗：陳俊儒。
- 台中：劉清河、王命發、張茂樹。
- 南投：黃宏介、吳振清、李昆璋、黃冠雲。
- 彰化：吳錦順、楊龍潭、張儷美。
- 二林：謝四海、魏金絨、魏秋信。
- 鹿港：施文炳、許圳江。
- 嘉義：蔡中村、黃哲永、邱素綱。
- 白河：邱瑞寅。
- 北門：吳中。
- 西港：呂春福、徐松淮。
- 台南：陳進雄。
- 高雄：曾人口、劉福麟、林鳳珠。

肆、觀察與商榷

最後，環繞在古典詩、擊鉢詩、詩人、詩集、詩社、政府獎勵及其他相關的議題之上，筆者提出個人的觀察與商榷：

(一) 推薦

本於「觀今宜鑒古，無古不成今」的鐵律，筆者推薦一篇文章，即是李瑞騰教授於1990年8月，在新加坡同安會館主辦「華人傳統文化的保存與發揚」學術研討會發表的論文〈臺灣舊體詩的創作與活動〉（今收入三民書局出版《臺灣文學風貌》乙書）。該文觀察入微，立論客觀宏偉，迄今仍值得關心台灣文學的人士一再細讀，以作全面性的瞭解。

(二) 期待

今年底之前，由吳福助、黃震南合編的《增訂臺灣漢語傳統文學書目》將由台灣文學館出版，該書由文津出版社出版的《臺灣漢語傳統文學書目》一書而增訂，其「戰後迄今篇」別集類的記錄，廣採黃家父子兩代珍藏善本，其篇幅擴充數倍以上，值得各界期待。

(三) 素材

持續進行十餘年，耗資千萬，動員全台古典詩學者專家，至目前尚在持續的《全臺詩》出版計畫案，已出版26冊，內容廣泛，校注精詳，堪稱空前絕後，建議學者能以此書作為研究的素材，必能有豐富的成果。

(四) 蒐集

作為展覽、研究、出版與典藏等多功能的台灣文學館，為擴充各類文體作品的典藏，宜速由政府編列預算，逐年徵集購入台灣古典詩集，若能如此，先賢心血結晶之作，方不致湮沒於無情的歲月中。

(五) 印書

詩人刊印個人作品集時，最好應以手稿印行，避免重新排版，才能減少訛誤。兒孫刊印先人詩集時，若不諳詩律，且莫自行編訂，寧可求助專家校審，先人之心血結晶，方能完美呈現。

(六) 評審

政府文化部門時常舉辦的文學獎，宜廣設古典詩項目。且該項目聘請評審時，務必打破以前僵化的觀念，以為非聘學者不可。少數學者，雖有滿腹理論，卻鮮有實作經驗，根本難以承擔這個重責大任，宜將部分重擔敦請專家共扛。

(七) 商榷

發表於1985年《文訊》月刊第18期的〈傳統詩社的現況與發展〉，該文為總編輯李瑞騰邀請張夢機主持的座談會記錄，當時所邀請的對象皆為一時之選，內中言論頗多值得吾人再三省思。但仍有部分觀點，筆者以為值得商榷，以下逐條敘述：

1. 「擊鉢詩產生於日據時代。」誤，是產生於清末。
2. 「傳統詩社往往欲振乏力。」誤，現今僅就中華民國傳統詩學會會員達四百餘人，加上無加入該會的，推估全國古典詩人應逾千人以上。
3. 「欲振興傳統詩則必須培養優秀的詩人，最實際確切的途徑便是從正規教育著手。」提出此議已近三十年仍無法實現，在今日要將古典詩導入正規課程，更加難行。
4. 「展望傳統詩的未來……可以透過學校裡的音樂課程，使吟詩像唱歌，在潛移默化，種植詩根。」欲實行此理想，需就課程大綱開始改革，只嘆理論與現實落差太大。
5. 「某些詩社曾招募愛好古典詩歌創作的高中程度青年，或熱衷此道的社會人士，採用密集擊鉢吟的方式，使之學得作詩技巧，但往往因根基不厚，訓練出來的不是『詩人』而是『詩匠』，不但無補詩社命運，反而使之日趨下流。」其實無規矩不成方圓，技巧乃是任何技藝最基本的規矩，至於根基造詣，端看個人的天分與努力，而非決定於其正規教育之學歷。
6. 「時至今日，任何學問不能離開大學的學術研究

而單獨發展，傳統詩和詩社不能植根於學術基礎上，自然陷入各種困境。」此論忽視了自古以來私塾教育的地位，過於看重現代學術殿堂的教育功能，反而限制了古典詩在社會的發展。

7. 「應該敞開胸懷，結合愛好詩道的同志，不分新舊，共同為中國未來新興詩體催生，這是一項最迫切而且最有意義的歷史使命。」此文發表之時，詩壇正時興改革思維，有人正大力推廣「巷中體」，十年之後又有人力倡「簡體詩」，而今皆已寂然無聲。其實古典詩之詩體格律，已然經過千百年試煉，筆者認為並無改革之迫切需要。
8. 「想要學詩卻難入師門的困難若不解除，又何求傳統精神不中輟呢。」在詩壇同志齊心努力之下，今日師資已遍及各地，可惜學詩無利可圖，欲學詩者少有，這才是今日的窘境。
9. 「傳統詩社若不從頭加以整理，必然歸於死滅。」今日藉由學界與民間詩人之推廣，網路論壇與聯吟大會等虛擬、現實平台共進，詩壇欣看出現新氣象，吾人已能無愧於前輩詩家。

筆者重讀這篇〈傳統詩社的現況與發展〉，讀至「除了少數前輩家中藏書較豐，一般情形是家中無甚藏書，由於書籍讀得少，眼力不開，自然詩品低俗，言語寡味」一段，不禁掩卷長嘆。外界常有「自古詩人不讀書」之譏，此語雖過於以偏概全，但亦值得吾人警惕。

藉由台灣文學館本次策劃的「戰後臺灣古典詩特展」，暨《增訂臺灣漢語傳統文學書目》即將出版呈現在方家面前，筆者冀望能夠予大眾一窺詩壇之門，並作為詩家研讀、收藏詩集之參考。吾人共勉充實精進，承先啟後，繼往開來，讓台灣騷壇能以堅定的傳統姿態，迎向新時代的考驗。☒